闪光少年

沈国冰

星期六下午,放学的路上,小七、小多、军初这三个好同学照例又聚集在一起。

小七讲,我爸让我明天一早去农场捡豆子,我想让你们和我一起去,好不好?

哪有不好呢?这三个好同学,只要其中一个人提议,其他两个人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同意。

星期天凌晨五更天,鸡叫第三遍,小七就起床了。

他舀了一瓢凉水,洗了一下脸。 背上一只布包,扛着扁担和柳条筐,

轻轻掩上屋门。 小黑,跟在小七的身后。

一起去农场捡豆子,小七并没有对小 黑发出邀请,但是小黑就是那样对小七心 领神会。

来,帮我背一下书包。小七把布包背 在小黑身上,布包里装着摊馍和小画书 《隋唐英雄传》。

大雾包围着村庄,只有一丝微弱的光亮。 黎明前的村庄,一切寂静。人们,都还在 酣睡,还有一天繁重的农活在等候着他们。

只有早起的狗们,跑来跑去。小白跑过来,和小黑热情地打招呼,询问小黑起这么早,要和主人小七到哪里去。小黑告诉小白,它这是要陪主人去很远很远的农场捡豆子,并热情邀请小白一起去。小白说,今天主人一家外出,它要看家门,不能去,真是好遗憾!

小黑和小白,依依别过。

在村头的大柳树下,小七和小多、军初在这里汇合了。

大雾弥漫,只能看见前面一点点路。深秋,空气中弥漫着清凉和微甜。

收割完的稻田,发散着青草的清香。 三个好同学,扛着扁担和柳条筐,挎 着布包,迈着大步,行走在秋天清晨的田

小黑,兴奋地跑前跑后,间或,还会停下来,对着前面的浓雾,警惕地叫上几声。

一会儿,四周的浓雾中,回传着狗们的叫声,好似回应,也好似互相致意。

三个少年,都没有鞋子穿,他们赤着脚,露水很快打湿了脚板和裤腿。

越往前走,越有光亮。

东方既白。 突然,朝阳从东边的天际,跳出来了! 霞光刺穿浓雾,倾照在秋天一望无垠

田野上! 瞬间,三个少年和一条黑狗,身披光

芒闪耀的霞光! 公社农场种植着大片大豆,康拜因收

公社农场种植着大片大豆,康拜因收割过后,还会有一些豆子遗落在田里。四乡八村的老人、孩童,都会云集而来,检豆

在那个生产力极为落后、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是一份额外收益。

捡豆子,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农活呢。 来捡豆子的人很多,蜂拥而至。

来捡豆子的人都是能手,风卷残云。

有时候,还要会"演戏"。农场会派人带着狗,来象征性地撵一下,因为这毕竟是公社的公产,来撵的时候,捡豆子的老人、小孩们,还要配合一下。来撵的时候,大家都四散走开;然后,再回来。一般派来的人和狗,都不会很认真,他们也觉得大家来捡豆子不容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豆子不捡走,不也烂在地里了!

彼此,心照不宣。

所以,捡豆子,也不轻松,关键还要配 今演好戏。

就好似有预兆一样,一切的磕磕碰

碰,都印证在了小多身上。 一开始,小多就没有演好戏。

这也难怪,因为,小多一直比较呆。 农场派人和狗来撵的时候,大家都迅速跑开了,唯独小多慢腾腾。

于是,小多捡到手的豆子,都被没收

。 这还不算,正在气头上的小多,一脚 踩在了一把镰刀上!脚上被割了一道大口子,鲜血流淌!还好只是皮肉伤,没有割到筋骨!

脚受伤的小多,只能闲坐在田埂上, 不能跑来跑去捡豆子了。

太阳很快西落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

三个少年和一条狗,开始往回走了。 小七、军初,都是捡豆子的能手,他们 毫不歇气地抢了一天,收获很丰实!

捡豆子,是把豆子的秸秆一起捡。大豆 秸秆既可以喂牛喂羊,还可以烧锅。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带着扁担和柳条筐。 小七捡的最多,至少有一百斤呢! 军初捡的也不少,也有差不多一百斤呢!

小七、军初,挑着百斤重担,显得很吃力,行走的速度很慢,每走一段路,都要停下来歇一会。

从家里带的摊馍,中午就吃完了。一 天高强度劳动,加上长路无轻担,小七和 军初累得浑身被汗水湿透,大口喘着粗 气,肚子饿得咕咕叫。

最为沮丧的,是小多。

小多跛着脚,一瘸一拐地跟在小七、军初的后面,心里难过极了!出来一整天,不仅捡的豆子被没收,脚还受了伤。他的筐里空空的,一根豆秸也没有,一粒豆子也没有呢。

小多的爸爸,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他从来不知道心疼自己的小孩,才不管小多的脚受伤呢。今天,没捡到豆子,小多肯定要被他爸爸暴打一顿了。

用柳树条狠抽!一想到柳树条抽在自己身上的那种彻骨的疼,小多不由得在心里哆嗦了一下。

更可恨的,还有那两个好同学!

小七和军初,不仅丝毫不体谅他回家要挨一顿打,还一路不停地取笑、嘲讽他:瘸子,瘸子,像老鸭,一瘸一拐真好呀,烂巴眼肯招灰,走快点,快点走.....

哎!小多又急又气又怕,哭了起来,哭 得很伤心。

暮色中,三个小伙伴终于走到了村

正在红薯地里犁地的老田叔,连声称赞小七和军初真能干,捡了这么多豆子。接着,又摇头叹息:哎,小多这孩子,今晚少不了要挨一顿打了,真心疼人!

小多哭得更伤心了。

在那棵大柳树下,小七对军初讲,军初,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送小多回家,瘸子走得慢,我还担心他想不开投水自尽了!

小多也懒得搭理他们,心想:还是好同学呢,一点同情和帮助都没有,真是瞎了眼!

小七挑着那担豆子,走在前面。

小多,拖着受伤的脚,一跛一跛地跟在后面。

小七居然把豆子直接挑进了小多家 的院子里!

小多妈妈正在喂她家的花猪,小七大 声说:二婶,小多的脚今天被镰刀割伤了, 看,他还捡了这么多豆子呢!

呀!小多在心里意外而惊喜地叫了起

【补记】小多跛着脚,追到院子外。 小七,急着要去大柳树下找军初。 哪里知道,军初早已把豆子挑来了。 三个少年,站在村道上的暮色里。 小多感激地说,谢谢你们帮我!

小多感激地说,谢谢你们帮我! 小七和军初讲,我们不是好同学嘛, 没提前对你讲,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呢。 那你怎么办?小多急切地问小七。

我和军初早就商量好了,军初把他的豆子分给我一半!小七说。

小多对着小七和军初说:小七、军初, 谢谢你们!

这三个少年,他们纯真的眼神,在深 秋的暮色里,闪闪发光。 □诗歌

山中画师

孙登科

茅庐高爽,窗牖向阳 看着那山,望着那水 心在守候绮丽的风光 情在沉迷中依偎

是你从这幅中嗅出氤氲的香味 从此执念地爱到不遗余力 你的人文山水,梅兰竹菊 画面总以丰沛的墨气 彰显出锦绣山河的壮丽

沉湎在画的天地 索性把家安置在旅游胜地 山中画室,得天独厚啊 是你生长灵感的地方 情感的升华 让你在创作中陶醉 为此,你不辞劳累,爬山涉水 前去三峡大坝十八洞村红旗渠 所见所感,描绘了一系列 山乡振兴的画卷,弘阔壮美 渗透着家国情怀的时代气息 赢得纷至沓来的游客 流连忘返,沁人心脾

思念,让我在国庆假日前去看

那一刻,久违的亲切

好,我的好兄弟 今晚当十五的月亮升起 我要打开那瓶久存的老酒 把盏相叙,为你贺喜 相约在我们的后半生 尽情地用画与诗 好好赞美祖国 描绘她的绿水青山……

□诗 歌

老屋(外一首)

小时候,总觉得老屋 有神奇的魔力 早上一呼 就跑出一群羊,一群鸡 到了晚上 挑着畚箕拿着禾枪的母亲 只需几声呼唤 背着书包的我们仨 就会乖乖地跑进庭院 老屋就会长出 长长的炊烟和朗朗的书声 如今,老屋陈旧 布满裂痕 遇见风雨,就会摇晃 只是,望穿双眼 我们再也找不到

阳光从书页上站起来 ——写给一位寒风里看书的民工 风在枯槁的树枝上高呼

> 就像当阳桥上的断喝 百万纷扰弃城而去

昔日喧嚣的游园如此空旷

而我经过的时光 他已经伸入书的深处

我看见那么多金色阳光 呼啦啦 从墨黑的文字里站起来

他褴褛的衣衫上 星星点点的灰浆 花一样绽放在阳光中

□散 文

自己的母亲

霜降之后

节气到了霜降以后,忽然间感觉天地之间有了一种肃杀之气,不知道是因为霜,还是因为霜降,好像都不是。在此之前的白露、秋分、寒露时节,没有这种感受,更早一点的节气也不会有。节气一到了霜降,好像一向温情脉脉的人,忽然间变得严肃起来,板起面孔来,不再是我们所熟悉的了。可是,我还是喜欢霜降时节的来临,它为我们原本平淡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改变,不算是惊喜,却有了一些不同。

霜降之后,盼望能早点下一场霜。没有下过霜的霜降,简直不像个样子。可是很多时候,是事与愿违的,我们所盼望的一场霜,并没有如期而至。它像是一个爽约的人,不太招人喜欢了。而某天清晨早起时,发现路边草叶上有一层晶莹的霜时,会很开心,会忘记之前的种种。霜降之后,所有的遗憾,没有什么是眼前的一场晨霜解决不了。

霜有厚薄之分,霜薄,如轻描淡写;霜厚,似浓墨重彩。一场厚厚的浓霜,在爷爷的眼里,就像一场小雪,是会让他高兴的事。和爷爷一样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人都知道,每一场浓霜,意味着来年的丰收。此时地里的油菜、小麦,在等着一场霜的封冻与滋润。那些在秋天翻耕过来的农田,经过霜冻,来年田里的害虫会减少,土壤会更疏松。霜的寒冷,让爷爷感受到了另一种温暖,那是孕育希望的暖。即使此时的天气再冷一点,大概也是值得的。

我和爷爷的想法不太一样。霜降之后,我更喜欢看到一场浓霜,去寻找那场浓霜的一些细节。我站在路边,看浓厚的霜在草叶、树叶上的样子。那些晶莹的不规则的霜花,在叶子的边缘,凝结成自己想要变成的样子,凑近了细看,每一朵霜花都不相同。在不同的叶片上,霜的颜色也有些微的不同,红叶石楠叶子上的霜,更浓更白些。晚樱的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泛黄变红的叶片,霜意浅浅。柳叶上的霜,像是一种敷

衍,勉强可以看到一点。我还是喜欢那些匍匐于地的草,虽然已经枯黄,可它们对一场霜仍是那样深情真诚,任浓霜覆盖满身。真的没有想到,对于一场浓霜而言,是遍地的草叶承了其重。

霜后,柿树的叶子落尽,留在树上的柿子也红了。柿子上有霜,橘红的柿子也红了。柿子上有霜,橘红的柿子上,有霜,也有柿霜。柿霜上有霜,就多了几分画意在。霜中的柿子,人画,却难画,谁能分得清霜和柿霜呢。栾树在秋天,是最妖娆的一种树。入秋,先开满树金黄的小花。碎花纷落之后,结了一树红色灯笼样的蒴果。霜降之后,红色蒴果的颜色加深,像风吹日晒后的旧红和残红,蒴果上若是再覆盖上一层浓霜,看了,好像霜意更重。霜降之后,霜

霜是有甜意的。春初新韭,是一 种新甜, 秋末晚菘, 则是另一种熟 甜。经过几场霜后,菜地里的青菜, 肥腴甜润,是早些年乡间的美味。经 霜的青菜,素油清炒,或是炖豆腐, 都是吃不腻的。经霜后的萝卜,也是 回甘的。萝卜切丝,加点青蒜叶,素 油炒过,就很好了。萝卜与肉同烧, 便是儿时的美味了。萝卜不耐冻,霜 降之后,要及早收回来,若是在地里 放久了,萝卜会糠心。霜降之后的萝 卜青菜,宜于做腌菜,腌水萝卜,腌 青菜。新腌的水萝卜,切细条,过素 油清炒,加少许辣椒面,咸辣脆爽。 新腌的青菜,只需用素油略炒,一样 的咸脆清爽。在有霜的清晨,捧一碗 热粥,山芋粥、毛芋粥、藕粥、豆粥、 白米粥都好。佐以腌水萝卜腌青菜, 暖心暖胃,便能吃出无限的滋味来。

霜降之后的清晨,站在村庄的高处,看田野里一片茫茫的白,有苍然古意。待到朝阳升起时,田野间慢慢飘起一层如薄纱似的浅雾,要不了多久,雾散了,霜也化了。可我还是喜欢清晨的一场霜,喜欢霜降之后的某些东西,如一朵霜花,一个柿子,一棵青菜之类,有霜意,也有霜情。



浦江旭日 张卫星 摄

谁都没想到,一向对三婶言听计从的 三叔,自从当上了村长,竟然长了脾气,家

里隔三岔五地就传出他和三婶的争吵声。 这天,三叔从乡里开会回来,端着饭碗正大口大口地吃饭,三婶突然说:"今天 大贵因为承包地的事,急赤白脸地来家里 找你,让你给断个公道,否则他就去找乡

里的领导。" 三叔一愣:"你咋跟他说的?"

三叔一愣:"你咋跟他说的?" "我说你芝麻大的官,管不了这事,让

他还是去乡里解决去吧。" "糊涂!"三叔一听,眼珠子当时就瞪 了起来:"这事就发生在我眼皮子底下,我 不管谁管?"

"还不是看你整天忙得站不住脚,少 让你操点心吗?"三婶争辩道。

R操点心吗?"三婶争辩道。 "瞧你这点觉悟,啥事都一推六二五,

雨夜,檐下落雨,吹来的风中有草木香气。这样的夜晚,我依旧喜欢临窗而坐。慢悠悠地打开一盏月牙形的灯,翻开一本未看完的书。此时此刻,煮沸的茶水正咕噜噜地冒着泡泡,这声音和窗外的雨声一样,时大时小,时缓时急,倏而令人想起《琵琶行》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句,实感极妙。

图 之时, 实态权妙。 那本未读完的书是雪小禅的《山河映画》, 她笔下的千山万水、八方烟火泛着清幽的光芒, 有一种神似太阳的暖意。我想起读其他书时心中的不同感受, 突然惊觉文字是有味道的, 淡雅、朴素、酸涩、甜蜜、沉重、悲哀……那些静谧闲读的时刻, 宛若老树上的一朵朵木耳, 吸收日月之精华, 与树同长, 只等被人发现和采摘。

读诗词更爱唐诗宋词元曲,那些被时光浸染的字句自带一种清幽的古意。每读一首便像是剥开了一颗薄荷糖,初尝只觉凉意填满了整个口腔,后感甜意人喉,继而零星的涩意留在了舌尖。少年读诗词,我更喜欢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骄傲,喜欢"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豪迈,李白

□小小说

瞧这两口子

谷永建

还要我这村干部干啥?"三叔厉声叱喝着,饭碗一墩,筷子一拍,扭头去了大贵

谁料,大贵的事解决了没几天,三叔 吹胡子瞪眼地又和三婶争吵上了。那天晚 上,三叔一进门,看见桌子上摆着两瓶包 装精美的白酒,立刻板起了面孔,警觉地 问三婶:"谁送的酒?"

"村东头二柱子送的,他想让你给他 批块宅基地。"

"胡闹!"不等三婶说完,三叔的大嗓

门似乎震破了房顶:"说过你多少次,不能要乡亲们的东西,你咋就不听呢?"

三婶满肚子的怨气,反驳道:"你以为 我稀罕这两瓶酒,二柱子五大三粗的像个 黑旋风李逵,他把酒往桌子上一放,扭头 就走,我拦都拦不住。"三婶委屈地抹起了 眼泪。

"这个二柱子,把我当什么人了?不打 听打听,我当村长后收过谁家的礼?"三叔 余怒未消,拎起桌子上的酒,转身出了门。 这天,三叔正在村委会办公,忽然听

□散 文字有味 杜明茶

文辞里的浪漫有霸道的香气,像是有人在不经意间打开了一瓶蜜桃味的香水,令人心情愉悦。年岁再大一点,似乎更爱苏轼的沉稳平和。"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的文字更像是一丛雨后的竹,它在大雨的洗礼下显得愈加青翠欲滴,极具魅力。空气中浮动着淡淡的清凉之意,令来访的人立马感受到了一阵清醒和通透的凉爽。

读散文更爱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文章,我总觉得热爱生活的人,笔下的文字是有灵气的,有空濛、飘逸、闲散、慵懒、性感、平淡多种韵味。从平凡生活中汲取的力量更多的是一种细水长流、慢慢悠悠的浸染。一朵花怒放的姿态、一只鸟忙碌的身影、一个庭院里闲坐的两个人,这些平常所见的场景经由文字的描述,突然变得很美。这种美不是呆板的美,而是在顷

刻间活了的美,是灵动的会让人不停想象的美,像潺潺小溪一路向东流淌,让人不禁对生生之力赞叹不已。

汪曾祺老先生的文字有一种木质香 气,透过那些句子仿佛能看到木头的肌 理。读他的《人间草木》,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篇《菌小谱》。雨季一到,空气里满是菌 子香气,牛肝菌、青头菌、鸡枞菌、鸡油菌、 干巴菌……单是这些菌子就让我对云南 昆明产生了诸多向往。再想起丰子恺先生 的《活着本来单纯》,脑海中回旋的仍旧 是关于"逃难"的解读,大人眼里的颠沛 流离,却是小孩子眼中和家人一起去坐 大轮船的欢喜,突然了悟有些事情过滤 掉复杂的表象,本质却是欢乐与单纯。他 的文字里有一股豆浆茶的茶香,一杯茶 下肚,那令人沉醉的香气会一直在口腔 中回荡。曾有一段时间疯狂迷恋林清玄, 他的文字有禅意,容易让人想到古寺老

柜地折腾起来。三婶在一旁问他找什么? 三叔喘着粗气问:"给孩子准备上学的那 笔学费,你藏哪儿了?" "借给别人了。"三婶不慌不忙地回 答。三叔急得跺脚,冲三婶吼了起来:"你 胆子越来越大了,不跟我商量,就把钱随

人说村东头的赵大爷生病住进了医院。来

不及多问,三叔急匆匆地回到家,翻箱倒

便借出去。" 三婶的手指狠狠地点了一下三叔的 脑门:"赵大爷急等钱看病,我把钱给他送

去了,不行吗?" 一听三婶把钱给了赵大爷,三叔又吼 了起来:"说你没觉悟就是没觉悟,这么重 要的事,你咋不跟我这个村长说一声呢?"

要的事,你咋不跟我这个村长说一声呢?" 三婶刚要张口争辩,就看三叔突然咧 着嘴,冲三婶嘿嘿地笑了起来。

钟,想到木鱼经幡,他喜欢写心美一切皆美,情深万象皆深。从他的文字里,会懂得只要心有欢喜和温柔,世间的所有事都不算是难事。

读小说更偏爱冷峻悲痛的文字,在我看来现实和虚构的界限有时并不明晰。深感每篇小说的创作过程都像是在攀爬一座雪山,写作的人知晓路途中的冷意会刺人骨头,血液中的热意会被湮灭,但依旧想要抵达山顶。读余华的《活着》、阿来的《尘埃落定》、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时,总感觉这些文字里有辛辣刺激的味道,平淡朴素的描述中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就像一把小米椒,看起来毫不起眼却能辣得人热泪盈眶。有时候又觉得小说里有苦瓜,实在是让人难以下咽。等非吃不可时,蓦然发现这何尝不是生活的另一种真实写照呢?

不管是诗词、散文还是小说都有独特的韵味,或是梦幻或是现实、或是冷峻或是平和、或是清新或是沉重,这些文字都是一个人眼睛里的星辰日月、万水千山。文字有味,需细品、需深读。